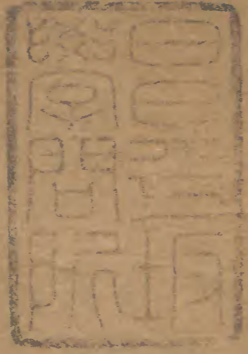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

六十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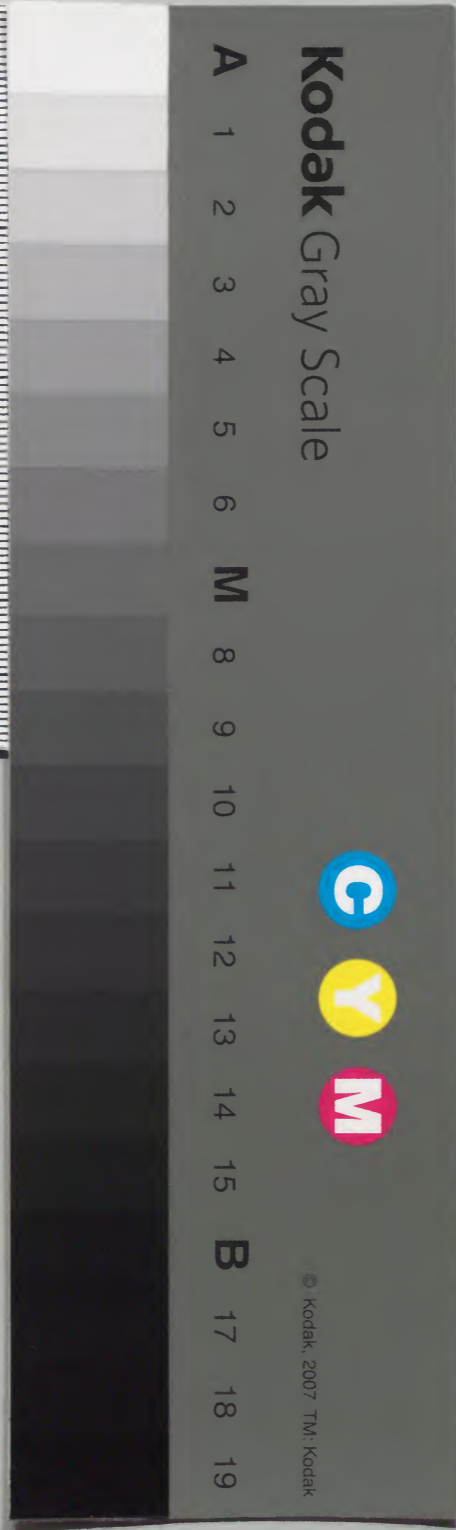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二	書
		四	一	門
		五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五	漢	
七	二	書	
二	二		
四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13
冊數	24 (13)
函號	297 178

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八

王宏傳自相違反

以一家物又與一家南北朝為人臣者之慣態若王宏導之曾孫也晉之世臣而竟為宋佐命無恥已甚傳多褒揚太過而末一段云宏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其下文又云輕率少威儀何其言之自相違反與

宋書以劉穆之王宏同傳以兩人皆佐命也而論於

十七史商榷

卷六十

淺草書庫

東吳王鳴盛述

王宏竟隻字不及雖宋書全部論皆如此然宏佐命並無功業不過諂附而已實無可論也李延壽一切論贊皆鈔襲舊文至宏既遷入諸王首而其論亦居然自下筆矣褒休元爲棟梁殊嫌溢美

西昌侯固爭王融

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竝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疾篤薨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

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鐘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按融乃處分至無不從命一段南齊書無南史所添也描摹情事頗覺如繪但李延壽旣知此則下文西昌侯固爭不得一句亦南齊書所無延壽何意又添此一句乎武帝疾篤太子前死太孫幼鸞篡奪之

謀已定若融計得成鸞事敗矣恨融刺骨必欲殺之
安肯爭其死乎西昌侯下省鸞字亦非

作唐侯相

王籍傳爲作唐侯相梁書作湘東王引爲諮議參軍
帶作唐令當從之

左佐

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
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尙書三十卷中庶
子省子字亦通佐上梁書無左字筠嘗爲司徒左長
史當作左佐

王華等傳分散非是

多人作傳論中只論一人一部宋書率犯此病其因
事配合牽搭則徃徃有意非漫然也如第六十三卷
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同卷華傳中又附以
孔甯子而論則以元嘉誅滅宰相徐羨之傅亮謝晦
爲王華孔甯子之力王曇首傳中則云誅徐羨之等
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然則論之不及曇首者圖
省文耳至殷景仁則傾劉湛而殺之沈演之則傾范
蔚宗而殺之論之不及亦圖省文耳聚於一卷搭配
甚妙夫太甲復位昌邑善終羨之等固不可與伊霍

一 身 古 林 卷 六 十 三
同年而語要無反心亦差可謂之志安社稷湛罪亦不至於死范蔚宗則更枉矣惜沈約尙未能力表其誣要其比類爲傳意旨顯然若南史則更改遷移刊削顛倒王華在第二十三王曇首在第二十二殷景仁在第二十七沈演之在第三十六原書曰趣蕩然無可窺尋矣幸而原書具存耳歐陽永叔請取唐人九經義疏刪去讖緯若其言得行斯文喪矣吾於南北諸書亦同此幸要之李延壽之所以必分散者亦因欲使聚族故也却使因事類敘之法盡廢
又如宋書第七十一卷以徐湛之江湛王僧綽三人

同傳以此三人皆是爲元凶劭所殺固宜同傳第八十四卷以鄧琬袁顓孔覲三人同傳以此三人皆是從晉安王子勛反見殺固宜同傳兩論只論一事而三人皆徧亦得法南史則總以一家爲斷不以事類爲敘徐湛之入徐羨之傳江湛入江夷傳王僧綽入王曇首傳袁顓入袁湛傳孔覲入孔琳之傳宋書類敘之法被伊一齊打散此國史也豈家譜乎不以事類爲敘而必使以族屬爲敘則作史專爲欲明人家世次譜牒乎大謬之尤者

惟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傅宏之四將皆西征關中軍

敗陷虜三見殺一降似乎恰好同傳天造地設故李延壽不能違異而其實毛當專歸北史此又仍宋書而誤者

以僧爲名

甚矣南朝人之佞佛也卽如僧字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新附云浮屠道人也僧旣浮屠之稱何得用爲名今散見各傳者不可枚舉而王氏尤覺糾紛如王僧達王僧祐王僧綽王僧虔此王導之一族如王僧孺則王肅之八代孫又是一族如王僧辨王僧智則王神念之子不知其所自出又是一族實非一宗而皆

以僧爲名

殷鈞傳有宋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至於侯景傳有王僧貴則不足論

遂致

讀者易於混亂幾疑爲兄弟行者至此却思李延壽於國史中作家傳反覺不爲無功爲之失笑

唐陸龜蒙小名錄采各書中所載南朝人小名用僧名佛名亦多

又有父子同名僧者殆如羲之獻之之類未暇詳攷

王儉首倡逆謀

劉裕篡晉王宏爲佐命蕭道成篡宋宏弟曇首之孫儉首倡逆謀王氏世以君國輸人者也劉祥謝超宗譏褚淵而不譏儉何哉

一十身附錄 卷六十一 五
儉自幼篤學手不釋卷觀其引述漢書三都賦晉百官表腹笥便便專以學術爲佞諛之資華林宴集跪齊高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其誦彌甚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

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啟聞伏誅又劉祥撰宋書直書禪代事儉又密以啓聞武帝銜之致流竄歿見南齊祥傳儉真小人

王儉嫡母武康主

王儉傳儉嫡母武康主云云案儉父僧綽傳尙東陽

獻公主此云武康有誤

虞祭明堂

王儉議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愚謂明堂安得稱虞祭北雍本誤同齊書禮志作虔癸尤非彼本傳不載疑當爲虔祭

王儉年四十八

永明七年儉夢年四十八案齊書儉夢年三十八南史蓋誤以褚淵之年爲王儉之年

儉淵皆以宋世臣爲齊佐命儉三十八淵四十八皆不壽齊臺初建淵啓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

相之例求爲齊官其無恥若此淵子賁以父失節深
執不同終身愧恨之而淵拜司徒其從弟炤嘆曰彥
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
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歿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
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四十八而歿何云期頤思之有
味

王阮亭論詩絕句云十載鈐山水雪情青詞自媚可
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歿更遣匆匆唱渭城刺嚴嵩也
今以南史褚淵從弟炤譏淵之言考之乃是使彥回
作中書郎而歿云云通鑑同中書郎者謂中書之郎

官耳考淵傳淵生平未嘗爲中書令阮亭誤記淵爲
中書令故遂誤云不作中書若改不作三公則妙

永嘉末

王儉之子騫傳永嘉末召爲侍中監本作永元是永
元東昏號

王僧虔論書誠子

南齊書王僧虔傳載其論書一篇徧論漢魏晉宋書
家凡二十七家而獨不及羲之獻之者雖是因其名
重人所共知無勞品評如宋人選唐詩不收杜工部
然亦自有不滿羲之之意其論亾曾祖領軍書云右

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
今猶法鍾張觀此可見韓昌黎云羲之俗書趁姿媚
意與僧虔同其論王平南虞云右軍叔過江之前以
爲最言虞是右軍之叔其書過江之前爲最佳也南
史改爲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如此則有推尊右軍
意其實不然亾曾祖領軍者名洽字敬和導之第三
子又有亾從祖中書令者名珉字季琰珣之第二人
皆附晉書導傳各家皆稱名獨二人稱官凡此所論
皆指隸草無大小篆法隸始於秦行之二千年若欲
廢隸用篆斷斷不可但書體淆訛已極幸而說文尙

存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必須尊信推崇於隸中識
篆意爲善又僧虔誠子一篇中多格言至論而艱晦
難讀試觀宋時涇明董漢策所刻二王帖語多蹇澀
費解甚至不可句可見當時簡牘本自如此不盡由
傳寫之誤而傳寫脫謬者亦有之南史惟任意刪削
往往失其本來面目而於其脫謬則全不能有所是
正也如云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元志爲之逸腸
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
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

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
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北雍本有言字老端可復言未嘗
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
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
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瞽目豈有
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
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此段甚佳凡爲子
弟者當手錄一通懸之座右南史盡削去大非馬鄭
自是馬融鄭元然二人未嘗注老此言大可疑恐上
文老子當作老易觀下並言易莊老則可知荊州謂

劉表又云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
年故是一舊物南史刪數字此字斷不可省南史之
妄如此

耶耶

王或傳子綯讀論語周監于二代何尙之戲曰可改
耶耶乎文哉尙之意以下文郁郁乎郁與或通故也
唐無名氏古文苑第九卷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
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
替耶征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宋章樵注耶以遮切今作爺

俗呼父爲爺杜甫兵車行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又北征詩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以父爲耶六朝及唐多有其實古只作邪譌爲耶俗妄誠可笑然如遼耶律氏未可改爲邪則知古不容泥若於耶上又加父則誤中之誤至如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姚氏自注徒可反左圭百川學海所采戴埴鼠璞辨荆土方言爹徒我反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爲陟斜切是爹與爺音同矣

童烏

楊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童烏子雲之子而或以童字句絕烏乎爲嘆詞南史王暕之子絢小字童烏見王蘊傳亦見南齊書高帝紀又宋書范泰傳云揚烏豫元實在弱齒則童烏爲小字無疑

王晏傳刪非

王晏傳云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宋書作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二者不同南史於傳末一段追敘其爲員外郎時事則前刪員外郎三字使後文爲無根

三年喪請用鄭氏

王淮之傳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元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元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元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此南史用宋書文乃於本紀刪去此事豈以紀傳不可重出邪紀中事不與志傳重者無幾史家紀載之體應爾不嫌重也黜王扶

鄭自此永為定制禮之至大者紀中豈可不載李延壽任意刪削舛謬之極

諸到傳位置皆非

南史到彥之孫撫撫子沆沆從兄漑洽洽子仲舉同傳傳中敘彥之之長子元度少子仲度並早卒仲度子撫撫子沆字茂濯若漑字茂灌洽字茂浚則皆撫弟坦之子梁書皆與之合但梁書以洽在二十七卷漑在四十卷沆在四十九卷文學傳愚謂南史梁書皆非也到漑到洽當時目為兩到乃嫡兄弟而仕同時官位事業人品學問俱相等皆無事蹟不過平平

人物此必當合傳萬萬無分理者乃分爲二篇漑兄
洽弟此何以先洽後漑鄉貫及曾祖祖父三代兩傳
重複敘入卽沆亦儘可同傳乃必別爲文學瓜區而
芋疇之姚氏父子兩世修史乃畧無裁斷至此李延
壽之以一家穿貫似矣但彥之宋臣擣齊臣沆漑洽
梁臣仲舉陳臣南史則以彥之作提頭凡彥之子孫
歷仕宋齊梁陳者一并穿入南史竟作成一部南北
朝人家傳矣只因魏晉以來官人以世專用門閥品
量天下士李延壽又師心自用必欲力矯前人之失
遂成此蔽乃嘆茫茫千載著述家家有病甲旣失矣

乙又未必得也且莫講到詞義考據只此卷第分配
之間皮毛之事而疵累已如此

到漑顯貴

梁書論云漑遂至顯貴案漑官至侍中散騎常侍黃
門侍郎與散騎常侍侍郎當時以爲黃散徐羨之委
蔡廓典選令其專主不必關白則非顯貴其顯貴在
侍中耳

袁顥盛稱太子之美

袁顥當孝武帝大明末年帝欲廢太子子業而立新
安王子鸞顥盛稱太子好學日新而止但子業之不

肖人所共知顛若以子鸞爲不可立則勸其廢昏立
次可也何反盛稱子業之美乎及子業立改元景和
是爲前廢帝顛果以不見容而出子業旋以無道爲
其叔父彧所殺而自立改元泰始是爲明帝顛於此
時始奉晉安王子勛卽大位旋敗走被殺能無追悔
前言否子勛孝武之子顛奉之而史乃書反亦非稽
傳中於順帝未袁粲欲圖誅蕭道
成之事反書粲爲懷貳其謬亦同

文帝諱曰

袁粲傳宋孝武孝建元年文帝諱曰羣臣並於中興
寺八關齋中食竟粲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御

史中丞王謙之糾奏免官文帝諱曰四字宋書作世
祖率三字世祖卽孝武也粲後曰能死忠必不於君
諱進肉當從宋書

何澗

袁彖附宗人廓之傳時何澗稱才子何遜傳作從叔
個字彥夷作澗誤

袁昂馬仙琕

袁昂傳載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爲
吳興太守獨拒境帝手書諭之昂荅書洋洋幾百言
絕大議論無非說節義及建康城平遂受梁官後遷

吏部尚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其諂至此馬仙琕爲齊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卽斬於軍門以徇後爲梁軍所執至石頭而脫之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忌卿勿自嫌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六朝人節義類此者頗多
論褒祭是也譽昂則愚矣

宋書有關民事語多爲南史刪去

宋書有良吏傳而孔季恭南史作孔靖及其子靈符羊元保及其兄子希并沈曇慶諸人共爲一卷皆取其治民有惠政者靈符傳載山陰湖田議議者十三人全載元保傳載吏民凶叛罪同伍議希傳載占山澤以盜論議皆因其有關於小民生養之計載之極詳論則言江南爲國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因而極論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糴賤糴賤則稼

苦饑平糴貴糴則商倍此段言農民之苦已自惻然此下言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歿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與於中季遂切扶患或不至是此段以元嘉大明相較見倉儲之爲急而欲行常平常平行則商賈不得操其奇贏而無糴賤糴貴之患矣常平說已詳前第十二卷而宋書此篇誠爲卓然至論南史旣遷移其篇次而於湖田議竟盡削去羊元保

羊希二議亦僅存什一其論贊每襲取舊文而於此篇之卓然者反棄不用南史意在以刪削見長乃所刪者往往皆有關民生疾苦國計利害偶有增添多諧謔猥瑣或鬼佛誕蔓李延壽胸中本不知有經國養民遠圖故去取如此又宋書孔琳之傳桓元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錢不可廢論則先言食貨兩不可無繼又言兩者之交病而未段又推論之云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園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

唐世桓元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
統其本此段尤爲探本之論恐沈約不辨有此當是
前世名臣之言約仍之耳抑約亦通敏能見及此若
李延壽則無學識陋儒也於琳之議削去十之八九
論亦棄不用予今讀之乃不覺反覆賞嘆而深有味
乎其言

南齊書不譏褚淵

南齊書褚淵傳敘其爲齊佐命至建元二年進位司
徒之後云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
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亾徵也如此負國懷奸而猶

以譏之者爲輕薄子蕭子顯是道成孫其言自合如
此南史以白虹貫日云云爲袁粲之言與南齊書不
同南史又添粲語淵母爲竹帛所突云云又添王儉
欲加道成黃鉞任遐譏淵保妻子愛性命云云皆南
齊書所無此則南史之勝於本書者又謠云寧爲袁
粲歿不作彥回生亦南史有南齊無此篇所添頗有
意

南齊於淵論贊尤多恕詞至云貴仁素資皆由門慶
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
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此論

亦可解嘲六朝五代皆如置碁然五代諸臣何難行
遯六朝則欲遯無從不可與馮道例

褚賁傳互有短長

南齊書敘淵之長子賁歷官云解褐秘書郎昇明中
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屬黃
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
仍爲宮官歷侍中南史則其首先冠以少耿介父背
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
志皆南齊書所無此下却突接云位侍中竟不知其
何由而得侍中也據南齊則賁在宋末已歷任高帝

武帝官屬革命後仍爲宮官然後遷爲侍中侍中是
尊顯權要之職賁固久爲齊臣矣南齊於此下但言
淵蒙服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尙書散騎常
侍秘書監不拜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綦世以爲賁恨
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如此而已夫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賁於淵歿後不拜官稱疾讓封愧恨乃
父之意顯然乃猶迂其詞曰世以爲云云蕭子顯身
爲齊之子孫故多諱飾李延壽則力表其謝病廬墓
絕食拒客釘塞門戶延壽是也但欲表賁忠以形淵
醜若書其先歷任齊官恐礙賁之節於是沒其實而

去之則又謬此非求文法簡淨乃是有意掩覆矣二
史互有短長

淵之祖秀之與弟淡之爲晉親臣而貳於宋武帝妹
爲晉恭帝后殺后所生男非一又弑恭帝淵又以宋
駙馬而求爲齊臣累世賣國醜聲真自不堪淵雖貴
劉祥輩擲掄殆不可耐建元中何點謂人曰我作齊
書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見南
齊高逸何求傳王靈鞠詣別淵脚疾不起靈鞠曰公
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見文學傳至隆昌末樂預
尚云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見孝義傳其攢譏竦誦如

此賁蓋深羞之故立節以拔拭焉梁鴻之父仕王莽
故鴻終身不仕欲以雪其恥也且王莽之子尙知非
莽隔絕平帝外家與師吳章謀以血灑門欲以悟莽
朱温之兄尙知責温以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
無滅吾族王安石之弟亦知安石行新法昵呂惠卿
之非勸以遠佞人骨肉之間忠奸異趣由來如是
張稷弑齊東昏侯東昏雖昏暴稷究以逆節被彈稷
子岷蓋深恥之故於侯景之亂合門歿難以雪其辱
其忠也正其所以爲孝與褚賁等心事正同

左戶尙書

南史賁爲左戶尙書南齊作左民此江左制也觀宋齊二書百官志可見作戶者避唐諱而改

黃門郎

蔡廓傳廓自豫章太守徵入爲吏部尙書請於中書令傅亮選事悉以見付亮語錄尙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宜其參同異黃門郎宋書同通鑑作黃散胡三省曰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

蔡興宗傳誤

蔡興宗傳右軍將軍王道隆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

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宏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襍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案此事宋書所載秋當作狄當宏興宗作王宏彼是當從之狄當又嘗詣張敷就席敷呼左右移席遠客見敷傳然則作狄是陸慧曉傳及恩倖傳敘首亦皆作秋當亦誤也此文於下仍云宏還則其上作宏興宗似是一姓宏名興宗之人者

其爲傳寫之誤可知至是與字復爾六字彼作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八字二者皆非紀載之體無所益也彼作無所知也就席下彼無及至二字則此文爲勝王宏乃又是一人非爲太保字休元者彼乃王導曾孫門閥甚高何不坐之有又攷江敦傳紀僧真詣敦坐定敦命左右移吾牀讓客與張敷事絕相似

以女妻姊之孫

宋書蔡興宗傳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豕而妻劉氏亦亾興宗姊卽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

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顓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冑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此事旣無理敘次又茫昧令讀者生疑南史但削去數句於其情事曲折則全不能明析也始生豕生下南史添子字是一孫謂豕一姪謂興宗之女計興宗之女與顓是內外兄弟豈可爲其子婦興宗之姊婦人無識

有此謬見興宗累世大有名位不應徇之明帝但言
姊言豈不可違不言其行輩不合又下文言興宗女
無子嫠居則其上豕亦他娶下應有興宗女他適一
句至此女閱歷如許變故不但孀婦年亦壯大矣名
門高胄何至爭欲娶之敬猷已歿人臣家有女聽從
其便可也何以明帝又敕適謝氏益覺可笑興宗又
竟抗違而展轉曲從初訂之謬約如此門閥使女再
醮已甚可醜必以妻姊之孫更屬荒唐倫序乖舛誠
不可解

南史於袁湛傳連及諸袁顓為袁淑兄之子而豕則

為顓弟覲之子非顓子也顓之子昂傳屢言從兄豕
又昂幼孤為豕所養豕卒昂制葺服人怪問之荅書
極言情逾同生不當為諸從服則豕非顓子已與蔡
興宗傳互異豕傳云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器之祖
舅者父之舅也然則興宗之姊乃袁覲之母非顓母
矣豕傳又云豕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
則豕為伯母王氏所養非祖母蔡氏所養又與興宗
傳互異而宋書袁顓傳一則曰顓舅蔡興宗謂之曰
云云再則曰尙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顓舅云云則又
與興宗傳合矣乃傳末一段言顓以奉晉安王子勛

事敗死太宗帝即明忿之投尸於江兄子豕微服求訪
密致喪葬則又與興宗傳不合矣種種牴牾不可爬
梳大約以女妻姊之孫一事斷非其實

山陰公主悅褚淵

宋孝武帝長女山陰公主悅褚淵白前廢帝召淵西
上閣宿公主夜就之淵不從考淵尙宋文帝女南郡
獻公主於山陰公主爲姑夫及觀何尙之之孫戢傳
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選尙
孝武女山陰公主審爾則公主又何必苦求淵侍已
真可發一大笑

何佟之

何昌寓字儼望尙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案此與
儒林傳中何佟之姓名偶同非一人

洗閣

何尙之傳論洗閣取譏傳中無所謂洗閣事乃別見
張暢傳但此事何不直載入尙之傳邪此傳論不相
應殊爲非體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九

中詔

南齊書張緒傳末引建元初中詔案沈約自序自注云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悉在臺猶法書典書也然則此乃當時記錄之名

張邵張禕

南史張邵傳中邵字凡數十見宋書四十六卷邵傳與南史並同通鑑亦同惟宋書五十九卷張暢傳作

張劭而近人校南史者一槩俱改作劭未詳又南史張暢傳云邵兄禕子宋書五十九卷張暢傳亦作禕而四十六卷則作偉通鑑第一百十九卷亦作偉二者不同禕承劉裕使酖故主晉恭帝於道自飲而卒奇忠千古僅見南史斷自劉宋始以禕係晉臣故僅附見於暢傳而不爲別立傳

宋書爲妄人謬補

宋書第五十九卷有張暢傳此是沈約原本其前四十六卷先有暢傳則後世妄人謬取南史攙入者四十六卷目列趙倫之到彥之王懿張劭四人內到彥

之闕卷末又無論贊則此卷本自不全致遭妄人蛇足於劭之後又附以暢一人兩傳前後復出不知宋書不似南史一族之人必聚一處其中有父子各卷如顏延之顏竣之類况暢是劭兄子何必附入想妄人偶讀至此忽憶劭有姪暢以爲遺落竟未及檢照五十九卷率爾抄入不然則何所取乎此傳與南史文並同惟南史云魏太武南征此則改云魏主托跋燾南征以下皆稱魏主其實宋書中魏主字樣是口氣非史臣筆史臣則稱索虜不稱魏主今此所改乃又妄人之強作解事者此篇於宋書中宜刪去又南

史於各帝皆稱諡法宋書則稱廟號然亦間有稱諡法者例亦未能盡一此四十六卷中趙倫之王懿張劭三篇皆稱諡法所以妄人於張暢傳亦改世祖爲孝武却不可因張暢傳而疑趙倫之等亦非沈約原文也臣穆等跋執稱謂不同不可泥

敷演鏡暢

宋書張邵傳子敷演敬有名於世又邵兄偉之子暢傳亦云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攷南齊書第四十一卷暢之子融傳云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南史三十二卷融傳與南齊同敬皆作鏡

案宋史太祖本紀太祖姓趙氏諱匡允祖名敬此當爲宋人校者避諱而改

張融不寄人籬下

張融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愚謂六朝便有此等妄人何況唐宋以下去孔子愈遠學問不寄人籬下便是亂道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弗畔者寄人籬下之謂也

南史附傳皆非

南史無藝術傳故以徐文伯嗣伯兄弟世精醫術而
強附入張融傳實則欠妥又如釋寶誌以附隱逸陶
宏景傳亦爲不當

南齊書亦無藝術傳故於褚淵之弟澄傳附徐嗣卽
嗣伯也亦欠妥而又但有嗣無文伯載嗣醫術靈驗
只兩事較南史甚略其一事直閣將軍房伯玉冷病
云云彼文只作有一僮父南史於此等瑣碎處往往
小有添補亦不無微益惟縛芻爲鬼下鍼李延壽慣
喜說鬼亦不足責所可怪者以文伯兄弟爲東海人
南齊書則作東陽人文伯之曾祖熙祖秋夫父道度

皆精醫而熙已居秦望山又宋文帝言天下五絕皆
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圍
棊徐道度療疾也然則自是東陽非東海

范蔚宗以謀反誅

范蔚宗曾祖汪祖甯父泰世擅儒學蔚宗亦博涉經
史善爲文章仕宋貴顯忽坐謀反與其四子一弟同
歿于市計蔚宗性輕躁不謹與妾人孔熙先往還是
其罪耳決不當有謀反事也蔚宗生晉安帝隆安三
年宋受禪年二十二蓋當宋臺初建卽仕劉氏故國
之恩旣已絕無新朝之恩則又甚渥熙先以文帝弟

義康出鎮豫章欲弑帝迎義康立之此真妄想事之必不能成下愚亦知蔚宗乃與其謀乎且當義康執政蔚宗以飲食細過爲所黜逐怨義康必甚熙先鉤于文帝君臣之際樂遊應詔豫陪賡歌攜伎被彈愛才不罪爲左衛將軍掌禁旅參機密據通鑑深加委任可謂嘉遇矣忽欲操戈相向非病狂喪心何乃有此熙先說誘蔚宗以國家不與爲婚姻當日江左門戶高於蔚宗者多豈皆連姻帝室者而蔚宗獨當以此爲怨亦非情理蔚宗始則執意不回終乃默然不答

其不從顯然反謂其謀逆之意遂定非誣之邪蔚宗言於上以義康姦豐已彰將成亂階反謂其欲探時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從而爲之詞者乃云衡陽王義季等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爲亂區區文士欲作壽寂之姜產之伎倆是何言與况熙先主謀反稱爲蔚宗等徐湛之告狀亦首稱賊臣范蔚宗真不可解初被收不肯欵服自辨云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跣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又云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

弭故推遷至今然則蔚宗特知情不舉乃竟以爲首
亂之人何哉蔚宗善彈琵琶文帝欲聞終不肯其耿
介如此序香方一時朝貴咸加刺譏想平日恃才傲
物憎疾者多共相傾陷宋書全據當時鍛練之詞書
之而猶詳載其自辨語南史并此刪之則蔚宗冤竟
不白矣

蔚宗與沈演之同被知遇演之每先入見不及待蔚
宗史謂蔚宗以此爲怨故有反心愚謂蔚宗固未必
以此爲怨而沈演之則正是忌蔚宗才妬蔚宗寵傾
而殺之者見宋書演之傳蔚宗又語何尚之云謀逆

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
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後猶望
君照此心也尚之亦正是與羣小朋比而陷蔚宗者
亦見宋書尚之傳蔚宗乃向彼訴冤急不擇音耳蔚
宗又自言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尚書者
炳之也蔚宗雖自言無惡然宋書徐湛之傳云劉湛
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即文帝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蔚
宗等然則爭權妬寵炳之傾害蔚宗事所必有

蔚宗與甥姪書自序其讀書作文之法甚備甘苦蘊
味千載而下可以想見如云吾狂覺覆滅豈復可言

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猶應可尋又云
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自爾以來轉爲心化往往有微
解言乃不能盡至所通處皆自得于胸懷耳又云文
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每於操筆恥作文士又云文患
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
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
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其詞不流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
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吾思乃無方所稟之分
猶當未盡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觀其所述志在根

本之學六朝文士罕見及此又自論其後漢書云吾
襍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循
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比
方班氏非但不愧而已又云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
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
未有此也其自負如此危難之際牢戶之中言之津
津良可悲矣沈約史才較蔚宗遠遜爲其傳不極推
崇似猶有忌心李延壽爲益二語云於屈伸榮辱之
際未嘗不致意焉此稍見蔚宗作史本趣今讀其書
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姦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

一十七 吳商榷 卷六十一
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
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亂
必不爲也

虎帳岡

南史范蔚宗傳云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
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
攷之宋書本作武帳岡通鑑第一百二十四卷亦作
武帳岡胡三省注引杜佑曰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
設行宮便坐於其上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同漢書汲
黯傳上嘗坐武帳見黯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

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
是孟說通鑑第二十四卷漢昭帝紀將廢昌邑王太
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
武士陛戟陳列殿下事亦見一百四十八卷元嘉武帳取此義
也後之校南史者誤以爲李延壽避唐諱改作武實
當作虎遂奮筆改之而初不知其本當爲武帳並非
因延壽避諱改也校書者之不學如此

久喪而不葬

何承天傳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尋轉太子率更
令著作如故時丹楊溧陽丁况等久喪而不葬承天

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欵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况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愚謂久喪而不葬不下脫棺字數十年中十字衍文宋書無比例當作

此例還葬二字出檀弓上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亾子游曰有亾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亾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南史此段文義甚屬費解加以脫誤尤不明析禮所云還葬者謂斂畢卽葬不待按期如此者實因其家貧故許其不備禮若喪久按期乃葬則必備禮矣然卽在還葬者亦但許其不備禮而已非竟可無棺也今丁固等並非斂畢卽葬係久喪乃葬而竟不用棺槨直舉父母埋之土中其罪大矣但當時行此者甚多不止丁固等而同伍丁寶等之糾告丁固等則又非

蓋葬不如法同伍當下卽合告發今三年除服後相
隔已久忽然相告明是挾嫌也

威斗

張永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宋文帝
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莽三公亾皆賜之
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
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
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何氏焯曰漢書邯終大司馬
銘不得爲大司徒死在王莽始建國四年壬申天鳳
四年丁丑八月乃鑄威斗不應追納諸墓又威斗莽

欲以厭勝衆兵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人在御旁司
命孔仁左杖威節右負威斗卽其職也當莽之漸臺
猶抱持符命威斗似亦非賜臣下送終之器此說恐
全屬附會

顏公

顏延之傳延之與何偃從上南郊偃路中遙呼延之
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
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以稱公爲輕
脫自漢有之高祖稱所送徒曰公等見本紀鼂錯父
稱錯爲公見錯傳是也北史李幼廉傳齊文宣與語

及楊愔誤稱爲楊公此蓋平日熟稱不覺故致此誤
則北朝朝士相呼爲公亦與南朝同

顏竣殺父妾

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
墜牀致損延之子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
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愚謂妾罪小竣竟殺之非
怒其損父忌其寵於父耳竣之不孝宜乎不得其死
嚴武殺父妾以其奪母寵也獨不爲父地乎知母不
知父非人道矣

顏謝優劣

延之傳末載鮑照評顏謝兩人文章優劣數語甚佳
宋書無

顏竣鑄錢議

宋制有事百官集議衆議不同並以啟上宋書中往
往載之如顏竣傳中載其鑄錢兩議孔季恭傳中載
其墾湖田議是也但所議攙用吏牘殊不可讀南史
遂痛削之僅存一二若無本書則當時制度全不見
竣傳鑄錢議刪削尤多不見其本意當從宋書補正
南史延之父論襲舊爲得

宋書以延之獨爲一卷其子竣傳隔卷乃於延之論

中專論顏竣之代孝武帝作檄以聲逆劾罪將陷父於死爲不孝獨提此事論之然此應入竣傳今延之傳何無所論而獨舉此一事乎宋書論每如此偏側南史則論皆襲舊因顏氏父子同卷而襲用此論翻覺愜合

羊欣傳多晉事

羊欣傳前半篇皆晉書中事入之本史非例此沿襲宋書之文而謬者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案陶宏景真誥卷一運題象篇注云羊權字道輿忱之少子晉簡文黃門郎卽羊欣祖是也

江湛五子

江湛傳五子恁恕慤慈法壽宋書亦云五子而落去慤字則似以法壽爲二人矣誤也

江總自序

江總傳云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太子卽陳後主也宣帝怒免總是矣宣帝建元太建而總自序乃云太建時權移羣小屢被摧黜小人欲變亂是非如此隋文帝紀開皇九年平陳以陳都官尙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觀等邪佞於其主以致

十七史商榷 卷之二十一
三
亾滅皆投之邊裔而總與諸人同爲狎客邪佞更甚
陳亾入隋乃獨得倖免且覲顏拜上開府安然壽終
年七十六子溢傲誕驕物亦歷仕兩朝以功名終若
無史書小人更何所憚哉有史在惡人多福者其惡
千載炳然不滅矣

沈攸之非不臣非反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
聚斂兵力漸懷不臣之心愚謂此齊人曲筆而李延
壽襲之沈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故多回護延壽則
不應爾宋書攸之傳書以反叛不知攸之乃反齊非

反宋也正如魏毋丘儉等之反反司馬氏非反魏也
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書此事云宋荆襄都督沈攸
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得其實矣

梁書無柳仲禮

梁書無柳仲禮傳按侯景圍臺城援兵四集仲禮爲
總督乃案兵不動坐觀國破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
异成於仲禮梁書惟於韋粲傳中見粲推仲禮爲大
都督事粲先歿節而仲禮安然自全此後事粲傳本
不當見然非梁書一大缺乎仲禮後降西魏魏周書
皆不見賴南史補之最有功雖於例應入北朝然補

缺功不可沒亦附柳元景傳則其病朱异公然良歿
讀史者恨之與秦檜等柳仲禮人魏南史不言如何
死法又一缺也

二萬人食米數

古量小說已見第十一卷宋書劉劭傳淮西人賈元
友請北伐劭議曰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
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按據此計筭每人一日食米
三升三合有零今人雖健啖不能食此數六朝時量
比今尙小

與手

宋書薛安都傳弟道生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
執稍欲往殺淑之逢柳元景元景曰小子無宜適卿
往與手甚快又索虜傳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寇汝
南世祖遣劉泰之等向汝陽襲殺三千餘人諸人口
悉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南史張彪傳彪爲趙稜所
刺謂左右韓武曰我尙活可與手武遂誅稜通鑑第
一百八十五卷唐高祖紀宇文化及反裴虔通通隋
煬帝出宮門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
胡三省曰言與之毒手而殺之

裴叔業改入北史薛安都一人兩傳

王氏懋竑讀書記疑曰南史崔慧景傳末云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略之云案叔業傳在北史故南史略之然叔業事皆在南齊未及入魏而卒以其從子植等俱在魏故併以附之耳叔業究當仍歸南史王氏此說是南齊書以叔業與崔慧景張欣泰同傳以其或貳心於敵或稱兵犯順類聚最宜南史以慧景改入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傳亦差可以欣泰入其父興世傳仍是作家譜伎倆而以叔業改入北史尤爲大謬若薛安都者正當在北史沈約以入宋書爲謬乃李延壽則一人作兩傳但詳略不同南史

在四十卷北史在三十九卷此真一大笑端也向來校史者皆未經指摘

十七史商榷

卷六十二

三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

蕭穎孚事異本書

南史蕭穎胄與其弟穎達穎孚等傳與本書雖大段相同然南史敘穎胄奉齊和帝於江陵稱尊號穎達與之同舉兵而穎孚則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江陵緣山逾嶂僅乃得達若南齊書則言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安成郡據之求援穎胄遣范僧簡

十七史劄記 卷六十二
援之卽拜僧簡安成內史穎孚廬陵內史合兵出彭蠡口梁書則云穎孚自京師出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屯據西昌穎達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廬陵內史三者多不同大約南史與齊梁二書不同者頗多

齊書諱南史直書

南齊書凡順字皆改爲從此蕭子顯避諱改也攷齊梁書本紀皆以梁武帝之父名順之此當是梁武帝之祖疑亦誤予別有辨而梁之應諱順字則無疑子

顯齊高帝之孫而仕於梁書成於梁朝故諱之此皆子顯原文如二十二卷豫章文獻王嶷傳宋從帝下注北雍本作順宋本諱其下又一見亦作從帝其下載嶷上武帝啟有侍幸口宅口下注順之宋本諱此乃幸蕭順之宅故子顯直用墨圍耳四十卷魚復侯子響傳蕭順之則作口而其下注一順字又加一圈云宋本諱凡此南史皆直書

靴

齊高帝子豫章文獻王嶷傳嶷不樂聞人過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觀此則南齊已有靴不始於北

朝又恩倖傳梁巖宜著靴上殿新羅傳載其方言靴
曰洗蠕蠕傳其人著深雍鞞

沈約不作豫章王碑

豫章王嶷夢羣吏樂藹等欲建碑與右率沈約書請
爲文約荅曰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
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
人聞命慙顏不覺汗之霑背約謙避作碑當亦知齊
武帝之子文惠太子與豫章王有嫌故耳

豫章王嶷傳與齊書微異

南齊書出蕭子顯豫章文獻王嶷卽其父也自作史

而爲父立傳千古只此一人故傳中極盡推崇論至
以周公比之贊則云堂堂烈考德邁前蹤云云嶷固
無甚惡然南史則謂其後房至千餘人苟丕極言其
失大約子顯多隱諱故南史往往有微異者傳末言
其歿後見形自言爲文惠太子所藥歿已訴先帝皆
南齊書所無此則李延壽說鬼長技却不足取大約
豫章與文惠固有夙嫌豫章死於永明十年而文惠
卽以明年正月歿故延壽因而附會之又南史各論
皆勦襲各書獨嶷論句句自撰不用子顯元文亦與
他處不同

高帝諸子傳南史獨詳

南齊書高帝十二王傳於桂陽王鑠僅有其半下半篇爲蕭鸞所殺之事見南史南齊無之此乃刊缺不全非其本無又南史於此篇之下有始興簡王鑑傳凡九百餘字其中雖多疑神見鬼之言想必李延壽所添然南齊則鑑事只有六十餘字賴南史得存今日南北史遂成寶物者正爲此等處耳如桂陽始興若無南史則二王事幾亾矣豈知各史之所以多闕落不全者正因有李延壽書人皆謂其勝於本書幾視各書爲可有可無不甚愛惜故至零落若無南北

史則不至此也然如江夏王鋒南史七百餘字南齊只一百七十字宜都王鏗南史五百三十餘字南齊只一百餘字由此觀之南史於此篇增益頗多其功究不可沒

二王同字

宜都王鏗字宣儼案豫章王已字宣儼二王皆高帝子不應同字必有一誤

齊諱嫌名

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在宋末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南齊書同案宣帝高帝道成之父長懋之曾

祖也宣帝諱承之丞其嫌名耳然此事在宋本非功
令考南齊書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
少府皆有丞尙書有左右丞皆不諱而州郡志南瑯
琊郡有承縣則并正名亦不諱矣范蔚宗爲太子詹
事以父名泰辭不拜當時習尙如此非定制若隋文
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則嫌名之諱
始於隋至唐益重

文惠太子有失德

南齊書文惠太子長懋傳論贊無貶詞而南史論則
謂其有失德此南史之勝本書者又文惠太子乃世

祖武帝之子反在前豫章文獻王嶷乃太祖高帝之
子武帝之弟而反在後次序不順亦遜南史至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等乃在徐孝嗣等傳
之下位置尤爲亂極不如南史爲順

邵陵王友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
故不廢此官南齊書則云王名友尋廢此官二者正
相反不知南史何據諸王生名不宜諱而友卽其府
中官屬理應避且南史刪去王名友三字則不廢云
云意不明

子良傳所刪不當

子良傳所載請罷遣臺使督逋調又上表請修治塘
遏又密啟請原除逋租削除竊官假號清理獄囚停
止土木工費并停止交州用兵又以詔租布二分取
錢奏陳賦斂之困宜蠲減又論司市加稅之弊凡此
奏請皆有關國計民生南史刪削所存不及十之一
二大約南史所刪多不當今不能盡摘南齊亦多誤
字今以張氏溥百三家集參校稍可讀

子恪至免諸王

子良子昭胄傳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

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
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
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竝將加害賴
子恪至乃免觀南齊書則此時鸞意本欲且留不殺
並非因子恪至得免南史一意刪削不顧事實詳玩
彼文自明

江西即江北

予前於史記考得江西即江北若正言牛渚以西皆
得稱之今按通鑑第九十五卷晉成帝紀咸和七年
趙郭敬南掠江西胡三省注江西謂邾城以東至歷

陽也邾城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歷陽今安徽和州
此以和州沂江而西至黃岡爲江西對江東而言是
正言西也若南齊書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傳建武
以來高武王侯朝不保夕昭胄與弟昭穎逃奔江西
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出投之時慧景在南
兗州卽今揚州此則以江北爲江西又柳世隆傳建
元二年虜寇壽陽垣崇祖旣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
世隆曰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此江西卽指壽陽
一路徐沛淮泗之間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南史
王融傳晚節習騎馬招集江西僮楚數百人特爲謀

主融志在北伐以功名自期許其時南北交兵壽春
爲扼要所稱江西正指此一路而言亦以江北爲江
西也古人言北可以西言之言南可以東言之二者
得通稱史記殷通在江南會稽郡欲言沛郡事正當
言江北而言江西烏江亭長欲從江之北岸渡項羽
至南岸正當言江南而言江東皆通稱

子響事二書不同

魚復侯子響傳南齊書載其舉兵與臺軍戰官軍引
退下云上又遣丹陽尹蕭口

蕭順之也
說見前

領兵繼至子

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此處南史

十七史劄記 卷六十二
有文惠太子屬順之徑殺子響事子顯書修于梁故
諱此事此則當以南史爲得

武帝諸子傳不同者多

武帝諸子傳南齊與南史不同者甚多不獨如上文
所云也蓋諸王皆爲蕭鸞所殺如晉安王子懋見殺
之事二書大異又如建安王子真傳云明帝遣裴叔
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
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此一段南齊無亦以
南史爲詳備又如巴陵王子倫叙見殺事南史固爲
獨詳而後半篇發明典籤爲害尤詳明南康王子琳

傳述其母荀昭華亦詳本書並無論亦不勦取舊文
滔滔自運此予於南史惡而知其美也子顯在梁不
當諱鸞之凶狂蓋偶失之而李延壽得之

薦易殿柱

王敬則傳齊臺建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殿柱薦字
似可疑然今吳下俗語尙有之他無所見薦者謂柱
將損壞欲易之而惜費不肯改作以他木勿承之乃
易去其柱諺曰爲脫梁換柱

官

王敬則傳敬則逼宋順帝禪位於齊引令出宮順帝

不肯敬則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此語南齊書無
之或疑官下脫家字但恩倖傳戴法興謂宋前廢帝
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華願兒告帝曰外間云
宮中有兩天子官一人戴法興一人恐此坐席非復
官許宋明恭王皇后傳後廢帝欲酖害后令太醫煮
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
獪任忠傳隋兵入陳軍敗忠入臺見後主曰官好佳
無所用力恩倖施文慶傳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
奏陳後主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又南齊書荀伯玉
傳齊武帝在東宮奢僭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

終不知豈得顧少蔽官耳目我不啟聞誰應啟者因
世祖拜陵後密啟之上大怒王敬則直入叩頭啟上
曰官有天下曰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
東宮解釋之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傳帝遺詔
賜后自盡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
殺我耳然則謂帝爲官南北朝有此語

南北蘭陵郡

李安人傳云蘭陵承人桓康傳云北蘭陵承人周盤
龍傳云北蘭陵人攷南齊書州郡志承縣屬南琅邪
郡明帝時省而無蘭陵北蘭陵郡彼書高帝紀云蕭

何居沛其子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乃州郡志則晉陵郡所屬有晉陵縣無武進武進自屬南東海郡蘭陵自爲縣名屬南琅邪郡不但無所謂北蘭陵郡亦并無所謂南蘭陵郡也未可詳攷

陸澄議置諸經學

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元孝經案此

文之下詳載澄與王儉書論易之當立鄭元不可獨用王弼左傳宜於服虔之外兼立賈逵杜預穀梁已有范甯不必存糜信然則國學之下置之上當有一議字或作者下筆時偶誤省此字

陸澄雖未必深於經然亦頗有學識如論易雖未能直黜王弼之妄而廢之然云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此數言者於目錄之學精絕矣魏晉至唐人若知此宜不爲王弼所惑矣弼首倡異端以亂聖經范甯謂其

罪深桀紂信屬定評澄乃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
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想南齊時元
風尙煽澄故婉詞乃爾又云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
請置周易鄭元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
儁神清識能言元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元
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
意在貴元事成敗儒太興東晉元帝號元嘉宋文帝
號也觀此則澄之識高於顏延之甚遠其論左氏謂
宜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
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賈服

注已亾千古恨事賴澄此言稍見梗槩又論杜預亦
宜存則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
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尊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
例之作所引惟深此文意未了當脫落兩三行南
齊書本多不全也彼時賈服並存澄乃又欲兼存杜
預似若不必然試詳玩其語則澄意以杜較王弼爲
彼善於此評斷仍精確之至總而計之澄議大有功
於經學後人宜共服膺李延壽也者於經非但不見
門庭并尙未窺藩溷公然肆行芟薙十去其九甚矣
庸且妄也

劉瓛陸澄傳論

南齊以劉瓛陸澄同傳因瓛經師澄篤學借二人以發名論今讀之分四段看第一段言洙泗既往義乖七十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同異之說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于勿失專門命氏者謂家法也詮漢學最確第二段康成主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畏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康成得家法而不拘家法融會貫通之故曰一世孔門言其集大成繼孔氏弟子也漢封孔

子後爲褒成侯以奉孔子之祀而康成則以學繼之故與並軌也其推崇至矣王肅妄造聖證論以譏元又私撰家語以自證其說女爲司馬昭妻生炎以纂魏書之行于晉以外戚耳其實妄也此段精妙絕倫不知蕭子顯何以能有所本識古者宜深玩之第四段敘齊事永明暫盛建武又衰嘆劉瓛能承鄭馬之後而身終下秩凡多人作傳只論一人南齊書與宋書同要之陸澄極推鄭學則論雖不言澄意在其中鄙哉李延壽也抽陸澄與諸陸聚族居一卷中降劉瓛與浮虛之明僧紹等同卷蕭氏卓然名論

盡刪棄之據王儉譏澄書厨一言而痛貶其學用不合今未能周務延壽無學識而強操史筆故其言如此

陸慧曉傳刪存皆非

南齊書陸慧曉傳云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南史刪去張暢云云却以會稽內史冠於張緒之上大謬又暢爲會稽太守南齊亦誤

慧曉婦父

慧曉除尚書郎舉酒曰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

作尚書郎婦父張岱也觀下慧曉子儺傳儺外祖張岱可知

明僧紹異同

南齊高逸傳有明僧紹南史改入列傳子山賓附其實應立山賓傳而以僧紹附又此云字承烈南史作休烈名紹則當字承南史改之非唐高宗上元三年御製明徵君碑但云南齊徵君明僧紹無字又此云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碑云祖玩晉建威將軍父略宋平原太守與此傳皆不同南史却與此傳同又此傳南史所添多疑神見鬼語皆不足取

南史論宋齊多襲取梁陳多自造

南史論於宋齊兩書皆襲取之至梁陳書則襲者雖有而自造者亦多然宋齊極多名論却遭割棄說已見前梁書論少佳者惟江淹任昉姚察論云二漢求賢率皆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此段極精南史采之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寬政戊午

